

河东作家写河东

过绛州

□卢静

从牛肋条巷子的旅馆出来，踏上布局巧妙的卧牛城牛脊——一条南北通衢，可以遥想昔日车马川流衣香鬓影的繁华。早在春秋，绛州便与太原、临汾齐名，并称“晋国三城”，控带关河，真是镶嵌在晋南的一颗熠熠闪光的明珠。如今的绛城，傍着吕梁峰云悠悠，汾水烟光濛濛，自隋朝迁州治到现址，亦有1400多年的历史了。绛州人会说，你看，那开南门仿佛牛嘴，北端龙兴塔俨然耸翘的牛尾，东西城墙昔日还有两小塔恰为牛犄角，而架在南门口汾河上的浮桥，不正是亲水嬉戏的牛舌吗？仿佛有一股热流，穿越时空向我疾驰而来，卧牛城也昂起首，环望着辽阔浑厚的河东沃野。黄河以千里雷鸣之势南下穿越晋陕大峡谷，风逝雾隐，猛湍飞浪，书写九曲中最大的“几”字的遒劲一笔后，一步三回首东转入海，她是最深情的臂弯搂抱了河东大地呵，这片华夏文明蕴积深厚的热土。对于一些深爱的事物，我的笔尖不敢轻易触碰，比如泥土在掌心迸发的磁性声音，比如饱满的谷穗，内部一定闪耀着五彩的光芒；比如人类在崎岖前行的所得所失与欢欣苦痛中，猛然回首，瞥见先民从鸿蒙里奋力擎举的一支火把；比如屹立的城阙，或者只是断壁残垣上的冷寂斜晖吧，总在某个时刻，潮头般轰鸣奏响。

现在，卧牛城就隔着悠悠时光，同我做心灵的交谈。

白云变幻，世事沧桑。多少次了？我在列车的窗口，眺望这座别具匠心，沿山形水势自然错落的千年古城？而置身其中，却又深感对称、匀整与灵动天成之美的巧妙融合。绛州人会说，街、楼、塔、寺、庙、观、三关五坊、两门六十四巷的格局，在唐代就形成了。我一边携家人漫步，一边思起中国古人的宇宙时空观，不但深刻影响了社会制度与形态，而且在建筑布局中呈现，追求着整体与完美，秩序与规律，形成了中轴对称方城十字格局的传统。然而，万象周流变幻无穷，化育万物的天空却静默不语，建筑又追求着云水之心，随机应变，及至园林之天趣，专门避免对称与规整，深思了去，是儒家重人文伦理与道家回归自然两种思想的互补互济。从无到有的“造”与自有归无的“化”之间，怎能不注重人文的积极意义？但人文终究要回归自然界，又岂能不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难道，这不是对现代人缺失与病痛的矫正吗？

每个黄昏，或者白昼的闲暇，安顿好家人后，我总是去拜访有名的绛州三楼——钟楼、鼓楼与乐楼。一般州府多有鼓楼，而绛州却三楼并峙，在城西高塬上列如宝鼎，这是绛州的一个奇特处，更是守望绛州的深情目光。乐楼为酬神演戏之戏台，老一辈人说，往日逢年过节这里热闹异常，向上是鼓楼，而钟楼地势最高，内悬金代铸造精良的万斤巨钟，钟声清

越宏亮，相传夜静渺渺不绝数十里呢。每逢登临，浑厚壮阔的绛州沃野拥抱着楼头的我，平川路迢递，千里快哉风，顿时胸中块垒尽除，俯仰间只觉云起云落，飞鸟长啼，原野负载着万物奔驰，地平线上一脉远烟，似乎闪烁着从蛮荒到文明艰辛开辟的火光，我伸出手指，都能触碰到大地滚烫的心跳。从历史深处响起的黄钟大吕，撞击着每一个过客的心灵。

河风习习，鼓声渺远……

还是小时候，我对享誉海内外的“黄河第一鼓”绛州鼓乐就煞是神往，那宏厚慷慨的气势，出神入化、淋漓尽致的鼓艺，犹如黄河卷起万丈金涛，潮音迭旋，回鸣山谷，千槌交错处，总将听者带进一个击荡心灵的胜境。

当我伫立绛州鼓楼上，卧牛城下蓬蓬奔涌的历史云烟，又卷来六千年前大河岸边的土鼓与鼙鼓声，那是一幅苍犷浑朴的上古画图，热烈的感情，紧密的鼓点节奏，发出了生命最强劲的呐喊。事实上，行走于河东大地，我常常感到随意迈开的步子，都踩响了大地的鼓。

大地之上是苍穹。

据说鼓楼下的七星坡，旧日石嵌的北斗星午夜会发光，不知真假，但只鼓楼雄伟庄古的身姿就足以吸引人了。不远处的绛州大堂，是全国最大的州府大堂，行走其中十分威重宽敞，又是大唐白袍虎将投军地，樑梁间似乎也奔腾着风云金鼓。后来，我们从七星坡下来绕行，高低错落里仰望鼓楼更觉巍巍，细雨磨啮着它，和风抚拍着它，雷鸣电闪的日子里，电光如龙蛇滑过它的廊檐，似乎也默默向着天空诉说。

七星坡下的乐楼，是旧日献戏娱集的热闹民俗场所，上层演皮影戏，下层演梆子大戏。七星坡便成了良佳的天然看台。民国时期新绛商贾云集，那时候，你要是拉住方圆几百里的人，打听一首《走绛州》的民歌，没准人家张口先给你唱上一段。城内各行当为了生意兴隆，常常献戏敬拜本行祖师爷，县城里庙会繁密、好戏迭台。梆子戏前身宋金锣鼓杂戏，也源于久远的鼓乐，并吸收了外来因素演进而成，可见绛州人对家乡瑰宝鼓乐的深深喜爱。

如今，听说新绛的年节社火里，还有车鼓表演。由古代战车衍生而来的车，大鼓咚咚于上，车轮滚滚于下，犹如破阵。如果逢缘，我倒是颇想随着熙熙攘攘的人流，观看一番。

二

直到如今，每当馥郁的草木气息袭来，顿感天地间无限的生气周流弥漫时，我总是忆起在绛守居园池的难忘一日，其时临水久坐，观照静影，而四周翠意淋漓，中心颇多感悟。

八点钟的光束，浮动在绛州静谧的隋朝花园里。

我漫步到东园，回望着子午梁中的空间层次，一丘一水一亭一台便愈觉丰富而灵动。据传是宋代富弼嵩亭旧址上的攒尖顶圆亭，早春总从迎春花鹅黄的呐喊里冒出来。而眼下繁英早落的

桃树，已吐出诱人的小青桃来，点点鲜红的桑葚衬着油碧叶子，禽鸟啼梭其间不亦悦乎？只是人在画中游，又到哪里去寻觅丹青妙手呢？迂曲水塘对面的缓坡上，翠柏与浓荫古槐也是群鸟的乐土。你在水边静坐，会渐觉那鸟啼格外精神，园中的空间仿佛中国画上的留白，天地的生气拂拂流动，实境清而空景现，一时让人要临风举袂，神游其中，几处飞檐，俨然是奔驰的音乐韵律的瞬间凝结与观照。《诗》云“如鸟斯革，如翬斯飞”，大房顶、高台基的中国官室，在象征天、地、人、和之中，檐角飞驰翹立，透露出宇宙中的无限生机意态。钱穆先生说，体用不二，目击道存。对中国人来说，万象均是一动，只是一动，此一动，谓之易。我脚下的水波微微荡开，此时再看绛守居园池，毋宁说是一首妙造自然的诗吧。然而坐得久了，园中的桑树水鸟啊，一切又与我之影，我之心深相映照，如果冬天大雪覆盖时，来看叠石的棱角与线纹，岂不写意吗？踏雪登上那“致虚守静、吾以观复”的静观楼，沿池岸自然流动的曲线，遥忆望月台的天心月圆，岛中亭的玄意悠远，苍塘风堤的烟霞生灭，又是一番宇宙境界。再若擎火来照，满园草树山石一部分隐没，一部分突显，来喻心灵的抉择，虚实中不更见山水真精神，见出观看山水的“我”之真品格吗？鸢飞鱼跃在我心，渊深静寂亦在我心。古与今，己与群，你我的“心”与天机竟如此契合而四通八达。此时再看绛守居园池，俨然胸中丘壑，布满了创造的光芒。

自觉耽搁了时辰，我连忙返回洄莲轩。男孩却依旧和绿颈鸭逗弄，母亲已回来，微笑着在阁边扶栏休息。静园最耐人留，老画家凝神毫墨之间，真力弥满万象在旁似的。栏杆、树枝的光影韵律中，洄莲轩的传统疏窗，似乎将自己隔成独立的一间，又与大自然息息相通，于是清风在隔与不隔，在人文与自然之间迂回萦绕。园有虎豹门通向本为一体的绛州衙署，整座园池，便也是绛州大堂的一扇疏窗了。此时风声让人心神领会，为什么中国人喜在山峰设一小亭，那时更是万象吞吐，入我怀抱，我与天地相往来啊。我绕着象征佛家净土的莲花池徘徊，才入夏，芙蓉尚未玉立，嗅不到藕香，但望着“一泉西北来”的刻石，遥想当年的滚珠溅玉，砰，砰，我耳边响起太守和宾客棋子落石桌的声音，不正与时起的轩风，飒飒的竹声相呼应吗？如果当阁吟诵一篇《绛守居园池记》，也是件快意的事了。

始建于隋的这座街府花园，因唐朝刺史樊宗师作记，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资料与乐趣“正西曰白莲，苍深翠，素女雪舞百份。水翠披……”

绛守居园池从隋唐的自然山水园林，到宋一变为建筑山水园林，如范仲淹《居园池》诗“绛台使君府，亭台参园圃。一泉西北来，群峰高下睹”，再迁为明清写意山水园林，亭台水草几经盛衰，悄悄见证了北方园林的演变史。

人迹静，园草依旧绿幽幽，如何之？



清秋图
韩睿 作

诗笺

池神庙遐思

□苏耘

盐湖千载，
阅尽春色皑雪，
岂一个“曾经”了得？
满满的更替兴衰。

看今日蝶变，
鳞波化浪，
坦途笛鸣车忙，
好一派新纪元风光。

芦苇沙沙，
红唇扑棹，
啄不尽盐虾水草，
说不完相传流连。

俱往矣，
时空升旋，
棹起帆扬潮汹涌，
湖山连天入云端。

小人书(外二首)

□晓寒

小时候
童年藏在小人书里
如同一只只羊羔
啃着青青岁月
稚嫩的目光
望着山那边

一颗珍珠般的
干净一份情怀
惊涛骇浪
打磨圆润的心事
床头的一盏灯
夜夜
点亮熠熠生辉的思念

长大后，一不留神
童年在指缝间走失
小人书的主人公
也长成大入
灰姑娘和王子
只能住在记忆的童话中

如今
沙滩上
是谁
留下一声
空叹
寻找，爱的声音

金色的乡愁

后来
每一次站在书摊前
却发现自己并没长高
踮起脚尖，也看不到
童年的内容

故园的银杏叶黄了
金灿灿的
亮了母亲的眼
银杏叶是味保健好茶
母亲把树下扫得干干净净
等叶落

贝壳

瞳孔 失神
空空张望
张望远去的帆
远去的青春
一道道皱纹
华年 沧桑

朴素的母亲
朴素的口味
母亲 夕辉下的银杏树
我捡起一枚落叶
悄悄放进钱夹
这样
无论脚步走的多远
也能把金色的乡愁
富裕的乡愁
时刻带在身边

丰腴的梦
曾饱满你的流年
爱的内涵里

